

去丽江

qulijiang liaoshang

疗伤

宋慕新著

穿越心灵的香巴拉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YZLI0890118903



去丽江疗伤



穿越心灵的香巴拉

宋慕新 著



YZLI0890118903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去丽江疗伤 / 宋慕新著. — 长春 :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387-3833-9

I. ①去… II. ①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1300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王默涵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去丽江疗伤

宋慕新 著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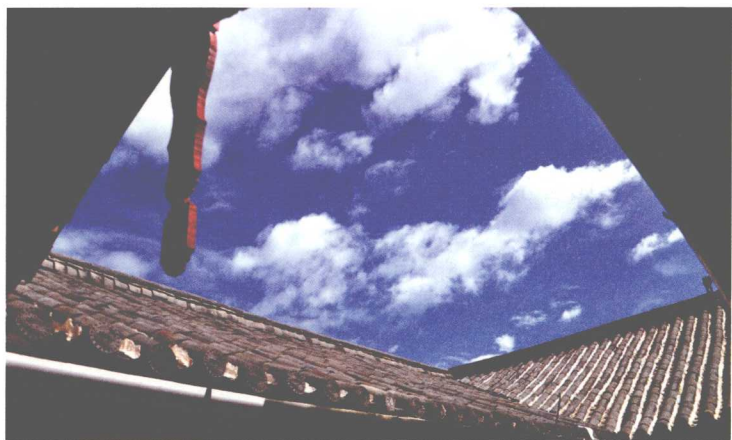
网址/www.shidaichina.com

印刷/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字数/193千字 印张/8.25

版次/2011年12月第1版 印次/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32.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
在现代文明与都市苦海中
孤独彷徨的人

推荐语

孙冕 丽江雪山音乐节创始人、《新周刊》杂志社社长

听许多去过丽江的人说：情陷丽江了！

一段难忘而美丽的情感记忆，藏在心里的某个角落，偶尔翻出来品读，别有一番滋味。

邂逅，成了去丽江的天大理由。

有次，我在凤凰卫视窦文涛的节目中说：丽江的天空中弥漫着荷尔蒙的气息。

不久，在丽江束河古镇晃荡时，遇到一位素不相识的人。他说，我听到你这句话，当天就放下一切，飞到丽江。他是个金融家。

放下，到丽江去！

张清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过去我们讨论理想，叩问心灵，忧心忡忡，一脸焦虑，却料不到时代的滑行已让这些统统失效。如今，人们对此的不屑溢于言表，连谈都不谈了，没时间，没心情。然而通过这本书，一个精神命题再次出现了，关于筑居和栖居，关于生存与生活。

林少华 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

我们的生活空间正一天天扩大，而我们的精神家园却一步步缩小。起因和结果都在于我们病了。这一点显然引起了新闻人宋慕新的警觉、沉思和忧虑，于是深入访谈，写了这部《去丽江疗伤》。静品全书，情节充满传奇，但却具有独特的现实说服力；文笔绵密幽婉，但却具有明显的质感和激情；书的最后尽管没有提供命运的出口，但却已冷静地暗设了性灵的方向标。

和仕勇 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局长

丽江的流“毒”弥漫在丽江的空气中，世人中“毒”已深。丽江，让那些中毒的人为她哭、为她笑、为她发呆、为她守望、为她生病、为她疯掉。为了丽江，许多人背井离乡，抛家别业，只为追寻灵魂深处让人战栗的感觉。我们都病了，为了丽江而病入膏肓，就像为了前世葬我的人而以身相许，义无反顾。

毕诗成 《华商报》评论部主笔

感谢作者宋慕新的努力，他让本属于私密甚至被视为小资的“丽江精神之旅”，被放置于读者诸公面前，具有了更为普遍的哲学价值。“回望丽江，越发觉得它像一个禅修的导师，指引着我们，在喧闹中找到寂静，在漂泊中重归家园”——“精神的私奔”，或许是更多人能够触摸丽江的方式。

马立明 《深圳特区报》评论员

对灵魂的追问，是贯穿全书的主题。这不仅是诉说者与命运的种种角力，还有字里行间闪烁的人性。这种对人性的尊崇，贯穿在散发着故事的酒吧中，在飘着木香的客栈，在巍峨的玉龙雪山下，随着东巴古乐此起彼伏。我们总想起那句话：“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前行，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直至回到往昔岁月。”

蒋晨明 《中国周刊》副总编辑

追逐的故事千差万别，但故事的主人公却很相似——他们各有感情上的不幸，由不幸而彷徨，由彷徨而求索，求索并无答案，但都找到了心灵的短暂寄托，那就是丽江。

其实，人人心中都有一处丽江——有些浪漫，有些不羁，有些超脱，有些梦幻，有些醉意，有些私密。只不过，有人对此会有强烈的感知，有人却不怎么留意。

推荐序一

给那些神清气爽的“病人”

伍皓 云南省红河州委宣传部部长

菩提花开、红尘净土、涅槃、徒然草……用这些宗教意味极浓的符号去剖析那些患了都市病、理想病、爱情病的“病人”，单只是目录就已经展现了这本书的真正魅力所在——作者会用宗教方面独到的见解，来重现各色人物如何挣脱苦海，还一个本色的人生。

作者愿称他们为隐士，是那空谷里的幽兰，而我更愿意叫他们是“病人”，从世界这个大疯人院里逃跑的“病人”。

离开，一些事情将永远被置于身后，每个上了路的人都觉得只要不回头，那些事情就再也无法追上自己。但在到丽江之后，大家才明白——无法甩开的东西依旧潜伏在他们心底，一不小心它们就会蹦出来，用嘲笑的眼光看着他们，宣布——我们就在这里，你无处可逃。

可真到了这个时候问题反而变得简单——反抗或者投降，或者继续逃开。于是在丽江这个疗伤胜地，“病人”们一个比一个神清气爽，他们都像洞悉人生百事的智者。

这些“病人”患病的时间可能不长，长了就病入膏肓，无所顾忌了。这些病多半是被生活给“摔”的，其实谁不是里尔克所说的那个“命运之球”？每一次都觉得不可能自己接住自己，于是重重地摔在地上——这才是

生活。

“病人”们才不这样想，“摔”多了——其实有的也不算多，就只想逃离，也不知是要逃离现实还是逃离苦海，难说这俩本来就是连体婴儿，连着还偶尔有个笑脸，分开就玩儿完！

如果人们被告知，自己在某个群体中具有明确的成员身份，他们就不大可能会认真听取身份标明有所不同的人们的意见，于是首先要逃离的是自己的身份。

法官丢下小锤，老师摒弃教鞭，少女也脱下温顺，齐刷刷一路狂奔，都想着那个疗伤胜地。长此以往，没病的人到了那里，多少都得装点病出来。

繁华的古城由寂寞的小白领、奸商、三流歌手和外国人会聚一堂，大家相遇相识相互折磨，故事情节雷同，有时演员连服装都懒得换。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每个人都是世界的过客，李白认为光阴也是过客，同为过客，相煎何太急啊。

这点丽江就做得很好，书中的主角有的是时间享受美好的事物，就连作者都要“耐住性子，一天只看一朵云……”

这不是矫情，当时间不再虚无的时候，一切亲近自然、回归心灵的行为，

都是那么让人心怀敬畏。

当人们习惯于把大部分时间都安排在积累更多的安逸、享受更多的奢华后，剩下的时间只能用惯有而刻板的方式消磨掉，不然就会无所适从。有太多时间的人不是被认为能力低下，就是被认为不正常。

好在有丽江，在这个既是炼狱又是天堂的地方，时间真实地活了过来，那些被都市复杂的生活琐事弄得不知所措的“病人”，在丽江温软的怀里，终于可以回避生活的现实，也不需要消磨时间。

时间一客观存在，就会变得很短很短，几天是几个小时，几个星期才好像几天，在那里的“病人”们，都像第一次邂逅一样新鲜。

不管是歌手、画家、诗人，还是商人、法官、教师，现在恬淡和与世无争的背后，都曾在都市的迷宫里苦苦地挣扎。女研究生Jane就对作者坦言：“生命，一次又一次轻薄过，轻狂不知疲倦。”

国人大多有一颗“关心”他人的热心肠，人们总能轻易地对人下定义，用句式“他（她）是一个……的人”将人无限丰富和矛盾的生命性框死。好在这个参禅研易的侠义作者，没有这样幼稚且一厢情愿地判断，因为对“人”有了更多的思考，也使得书中的各色人物性格鲜明地跃了出来，好像是自己和“病人”们面对面地交流。

一直认为传记就像是一部纪录片，只是通过不同的媒介来叙述一事实。但过于客观无情，还不如其单纯的年表般清晰。因此，传记作者必须以其敏锐的思维，正确地把握要用几分客观来叙述问题。

这本传记的作者显然把握住了这一点，历史专业厚重背景，敏锐的新闻阅历，以及禅宗所赋予的独特观察力，解析和重构了那些神清气爽的“病人”。

还是借用作者的话，与诸君共勉：“人生不是道场，就是江湖。好在，这个江湖还有侠骨丹心，还有柔情似水……”

推荐序二

尘世的出口有黑暗也有光芒

张清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是一本不免让行人驻足观望的书，它有一个危言耸听的名字：去丽江疗伤。我用狐疑的眼神打量它，花时间渐渐接受了以下事实：它不是旅游宝典，不是小资心语，不是游走于道德边缘、纠结无望而又缠绵悱恻的爱的故事。

既不香艳，也不刻意传奇，而是一部时代的生活史，一卷畸零人列传，一部视角独特的时代的记录和备忘。

丽江的声名早已超出了单纯的地理范畴。历史烟云中的边地小镇、寂寞古街，如今满身标签，难以自弃地成为媒体、公众追捧的人间仙境。自以为有点品位、有点文化情调的都市人和新驴友们，常以言称丽江、谈议香巴拉为荣。想象中它有天赋美景，撩人的风情，遗世独立的气质，别具匠心的客栈，文腔艺调的酒吧，甚至古雅散逸中还透着点儿“闷骚”的意味，勾人遐思。

但是这部书里的丽江，却是卸去了浓妆画皮，其真相令人不敢直视。显见这是一本僭越之书，冒犯了共识。

但真相从来都是暴烈的，颠覆性的。恰若历史上隐士们的诸般偶像，在醉人诗意的幕后，也免不了田园一片狼藉，穷酸落魄，饥寒交迫。最美的小镇丽江，竟然同时也是病人的聚居地。

各异的病相有共同的根。不幸的往事，急于埋葬的记忆；不够乖觉，不够滑溜，不够灵活，格外生硬，羞于开口求人，社交技巧匮乏，人群恐惧症；不受重用，不被尊敬，不被爱，不健谈，不喜欢往上够，不懂得跟这个世界的相处之道，被生活遗弃；忙碌一天后无来由的空虚，莫名其妙的失落和迷茫；喜欢思考，外冷内热，怀疑主义者，固执地追问意义……他们的痛苦，被侮辱与被损害，恰好是这时代急速前行的代价和成本。他们的失败，正好用来烘托那些得志的高手、时代的宠儿。

因此这些丽江病人，其实可以概括为一些“生活的弱者”，并非大脑机能紊乱人士，换一种说法——他们是一群被甩出了漩涡的人，一群时代与社会中竞争和缠斗中的低能儿。然而换一个角度看，他们或许又是一类时代的“先知”或“大地上的异乡人”，自甘边缘，主动放逐，勇锐改变，抉择，救赎，自愈，涅槃。他们忽然脱轨而出，抛离了进取和励志，甩开了混得好和有面子，让光宗耀祖和封妻荫子滚蛋，跟平庸但不被非议的生活彻底剥离，鲜血淋漓又宛若新生。这其中有时代的启示，如何在这万丈红尘中寻找生的意义？去丽江旅行，只需要一点钱和闲就够了，但要在丽江定居，则需要勇气、超越凡尘的悟性和慧根。

在一个绝对强调曝光率和注意力的时代，并无人愿意去了解他们。这一小撮在“现代生活”中不得意的人，被各种各样的失败和创伤驱赶到了“尘世的边缘”的人，他们在这里想象穿越人世的遮障，获取一份心灵的安宁。但他们的故事本身并没有英雄主义和梦幻色彩，甚至也没有肥皂剧的百转千回，而是逃避，他们可谓是一群真正的弱者。这些故事里充满了病态和软弱，充满了普泛和永恒意义上的不得意。

但这生发出了意义——不只是叙述一群现实中的失败或失意人的故事，而是要从现实和非现实、生存与信仰、创伤与医治等哲学性的命题中找到启示。在更大的时间坐标中，在宗教和人类的历史中，在哲学的意义之轴中，甚至在现代的生态思想与观念里，哪一种生存更具有意义？更古老且长久？出于记者的敏感，凭借对真实的渴望和对遮蔽的担忧，宋慕新倾听、记录、呈现，告诉了我们一个复杂的丽江，一个不美好却有呼吸、有脉动的丽江。但最终，我以为，是告诉了我们有关这

个时代生存和精神状况的某些更概括的真相。

虽然如此，这终归是一本没有藻饰的书，它的笔法是冷静地记录和朴实地呈现。即便是李江和女儿阿花的故事，几乎齐备了所有的戏剧元素，也只是复述，毫不煽情。虽是原生态的素材，但已足够精彩，这就是生活，生活本身比虚构更诡谲和生动。

作者宋慕新，直面时代的暗疾，反思文明的缺陷，切进城市的癌肿，确有些精神或观念意义上的猛士气。他年少轻狂过——人人都曾年少，却不是个个都有持续的激情去轻狂。他一直充满激情地折腾着，兴趣广泛，精力旺盛，文武兼修……书卷气、山林气兼江湖气，曾经的理想主义者，不甘幻灭，以文印心，遂写下了这样的一本书。

过去我们讨论理想，叩问心灵，忧心忡忡，一脸焦虑，却料不到时代的滑行已让这些统统失效。如今，人们对此的不屑溢于言表，连谈都不谈了，没时间，没心情。然而通过这本书，一个精神命题再次出现了，关于筑居和栖居，关于生存与生活。

因此，它值得一读。

自序

爱我，就去丽江等我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

于千万年之中，在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你也在吗？”

2010年，5月29日，飞往昆明的航班降落在巫家坝机场。稍作停留，我又搭乘南航CZ3487飞往丽江。

我喜欢南航。

在飞往丽江的云层里，不是南航的飞机不颠簸，不是南航的点心最好吃，不是南航的空姐最漂亮……

谁把我带到丽江，我喜欢谁。

丽江的深夜，静到空寂。

几近2500米海拔的高原上，一点没有感到空气的稀薄。何时醒来，都是神清气爽，这跟在广州时，睡到中午依然头昏脑涨的情况截然不同。

初夏的清晨，从客栈去往一个小餐馆。半路上，仰着脸，慢慢地挪步，等着哪一片云突然落下，将我湮没。

早点端上来了，我却没有马上去吃。拿出手机，懒得抽出书写笔，直接用手指在屏上行云流水，记下那一刻的心情：

来到丽江，
我不忍仰望苍穹。
在这令人心醉的地方，
我要捺住性子，
一天看一朵云，
好用一生一世，
来生来世，
慢慢品享上天的恩赐！

当我贪婪地仰望云彩时，压抑已久的心灵幸福地战栗着，都快要融化了。多大个人了，还孩子似的，看到丽江的天空，竟激动得有点哽咽。

蛰伏丽江，其实我是有想法的。我要寻找那些逃离城市归隐此地的人，挖掘他们曲折传奇的故事。都说丽江是艳遇之都，疗伤胜地，我想就此探个虚

实，深入接触那些患了都市病、理想病、爱情病的孩子——在丽江的蓝天下，人人都是可爱可怜的小孩子。

我向报社领导请了一个足够长的假，小鸟出笼般离开广州。5月底的广州，已经热得让人开始抓狂了。恰好在此时，我去了即便三伏天也只有20℃的丽江。

丽江的空气里，弥漫着六神无主的芬芳。爱自然、爱自由、爱自己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拥向丽江。

曾几何时，当我还在大学逃课时，就已打定主意，要当个记者，“替天行道，为民请命”。回首2002年，满怀着那时的新闻理想，从《齐鲁晚报》去了《南方都市报》。孰料，从开始有新闻理想的那一天，理想就已经胎死腹中，只有我不知道，还坚持让它分娩，经过一番痛楚之后，才发现是个死胎。南下广州九年了，理想早已夭亡，梦想也日渐稀薄。惨淡的岁月，让我时时有着溺水窒息的惊恐。

物价持续飞涨，工资原地踏步。当年拥进城市的理想青年们，不但没有当家做主，反而背负四座大山，成了房奴、车奴、孩奴和卡奴。

在现实面前，我曾悲观到失语。

于是，忍不住追问：城市，让谁的生活更美好？

寻梦，寻梦，寻找那个永远不死的梦乡。

我知道，它一定兀自待在哪里，等我跋山涉水，去追寻。

2008年，受着神的指引，到了彩云之南，到了玉龙雪山下。

不被打扰的清静，无人起哄的独唱，流连忘返的出游，芬芳四溢的格桑花……一切仿佛都是在梦里。

在丽江，看着头顶慵懒飘过的彩云，我知道，就是这里了。

在束河住了几天，睡觉，发呆，晒太阳。

每一个日子都高度悠闲，生命也就自然回归到本原。

在丽江，天人合一。

想到这个词，突然想起在某个寺院里遇到的几条小狗——没有杀戮，没有

天敌，没有链锁，没有饥饿，每天自由地跑着，漫山遍野地撒着欢儿。庙里的师父说，那是它们的福报，轮回到畜生道，也能享受人天福报。

那时我曾奢侈地想，假如来生，我也能做一条生活在寺院里的小狗，该有多好啊。

如今，回到丽江，终于成了可以自由奔跑的小狗。在与丽江古城相距不远的束河古镇，的确有着大量放养的小狗，不少客栈或酒吧都养四五条小狗。它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每天有享受不完的主人的爱抚，游客的亲近；甚至，还可以在某个巷子里，与另一条小狗恋爱。

我知道，在丽江的日子，或许仍是一个即将醒来的梦。梦醒时分，我还在阴霾重重的广州，我还在昼夜颠倒地忙碌，我还在噩梦深处战栗……无数的梦，大大小小，层层包裹。庄周梦蝶，蝶梦庄周，是一个永远说不清的事儿。我生怕，在某个美梦的出口醒来，随即跌进幽暗阴冷的噩梦。

在这个前梦已远，后梦未至的时刻，丽江，我来了，我终于来了。

在这个美妙的夏天，我与你耳鬓厮磨，慢慢品尝每一缕空气，不再反刍远逝的悲欣。

一天看一朵云。

隐居彩云之南，隐居丽江，让云朵拖曳我的生命，捎走我的灵魂。

丽江，是一服永远凉不透的心药。

想喝时，端起来，一饮而止痛，再饮而心安。

是药三分毒。

饮用久了，也会不知不觉中了丽江的毒。

在滇西北高原上，丽江像个一闪而过的女子，却又像一场午夜的烟花，兀自绽放，不等谁看清；兀自沉寂，不想谁心疼。

那些逃离城市的人，内心深处大多夹缠着无可言说的伤痛。失意、失业、失恋的“三失人群”，契合丽江的性格，而前来投奔。都市病、理想病、爱情病，是丽江隐士们的主要症状。

在江湖上，丽江被盛传为“艳遇之都”、“疗伤胜地”。这些称号不是没

有道理，而是十分恰切。背包独行的男男女女，邂逅于丽江的桥头或酒吧，不需要促膝长谈，只要一个眼神，瞬间即可抵达彼此内心深处。

2010年的整个夏天，我都将自己交给了丽江。

在我“归隐”丽江的时间里，一直有朋友好奇地问，你辞职了吗？没辞职怎敢请假这么久？在很多人看来，中断工作是很难的事，因为要吃饭，要住房。房奴、车奴、孩奴、卡奴这四重角色，像四座大山，足以死死压住一颗沸腾的心。

我把生命的自由放在了第一位。再那样浑浑噩噩地耗下去，我会死不瞑目。灵魂深处必须吸氧，必须换血。所以，我才不顾一切，以飞蛾扑火的勇气逃离广州，扑进丽江。

一个口耳相传了很久的“人生指南”是：“当你在城市里无路可走时，记得去丽江。”很多人，就是因为握住了这把最后的钥匙，才没有困死于钢筋水泥的牢笼中。

丽江是都市病人的疗养院，是文艺青年的小天堂。

我们不是吉卜赛人，却难逃漂泊的命运；生活总是在别处，于是不安分地寻找意义。

好在，对于每一个前来投奔她的人来说，丽江没有现实，在这里，到处都是梦。

我的采访对象之一，号称“丽江知情人”的李江，因为中了丽江的毒，连名字都改成了丽江的谐音。25年前，当丽江还不为外人所知时，他就已经到过这里，有了艳遇，播下情种。后来，他回到丽江，居然在古城遇到了自己的女儿，而当年同样年轻的那个姑娘却早已远嫁到香格里拉。惊奇与惊喜还未及谢幕，悲剧就悄然发生了。他的女儿，在爱与恨中遽然结束了自己如花似玉的生命。如此令人欷歔的故事，正是影视编剧们挖空心思所要寻找的，在有着殉情传统的纳西丽江，还有更多令人欷歔的故事。

在丽江古城去往拉市海的路边，随处可见野生的大麻。李江告诉我，为了走出深度抑郁，他曾尝试过大麻，但却丝毫不起作用。因为，丽江的毒已经深深浸入他的身心。

我也没能逃开这个宿命。漫长的夏天，我的脚步几乎踏遍丽江古城的每一条街巷，每一块石板。我不停地寻找那些故事缠身的人，一次次小心翼翼地叩